人与自然

栖息于树

♣ 王太生

在一棵树上披衣而坐，四周清凉，翠绿欲滴，草木有淡香，是怎样的惬意，人在枝叶梢头，可听风声，可闻雨声。

诗意地栖息在树上，有些古人早已实现了这一梦想。

《五灯会元》记载，在唐代，杭州道林禅师，9岁剃度出家，21岁到荆州果愿寺受具足戒，至京师谒径山道钦禅师，契悟心要。后南归，见西湖之北的秦望山有长松，枝叶繁茂，盘屈如盖，遂栖止其上，以树为家，山雀为伴，烟霞为友，人称鸟窠禅师。

我有时忽发奇想，人如果能像猴子那样，噌噌爬到一棵树上睡觉，该是一件多么奇妙的时情。

我现在的生活，有一半就处在这样一种状态。白天，在城市汹涌的人流中穿梭，人变得现实而功利。到了夜晚，四周阒静无声，人声犬吠远，我进入自己的另一种状态。

文字草木深呼吸。我知道，这是爬到树上，离喧嚣的地面三尺三，我将白天看到的事情，自己的心情，倾诉到一张纸上。这张纸，依然散发着草木特有的光泽。

爬到一棵树上栖息，且不说，四周是怎样的天光流影，月白风清，我是如何注视一丛丛在冬天吐蕊的枇杷花，到仲夏长成一树黄澄澄的果实。从前，我居住在一个老小区的三楼上，一只鸟窠与我毗邻而居，就这样，我静静地注视两只鸟，一前一后，从远处活泼泼飞来，衔着一根根枯黄的草，精心编织一个天地间的花篮，斜筑在枝丫上。透过几片碧碧的树叶，看到大鸟哺育雏鸟的生命艰辛和岁月感动。

城市的树，包容一个人的酣眠。这样的感觉很微妙，在地面上的时候，忍受着汽车尾气和城市噪音，心情变得烦躁。爬到树上，神清气爽，会像一只慵懒的树獾，或者一只温柔的猎豹，趴在自己的枝丫上，转动着小而迷离的眼眸，好奇而漫不经心地打量周围的一切，继而发出均匀的细微声响。

我曾经这样写道：“有月光的夜晚，有一只甲壳虫，从时间的缝隙里爬出，沿着树枝恣意奔跑。甲壳虫的影子投在叶片上，一只变两只。一棵大树上，虫子们在寂静地说话。”

也许有人和我一样，喜欢爬到树上栖息。瑞典有一对肯特·林德瓦尔夫妇，在北部的偏远山村，位于哈拉斯，北极圈以南60公里，开办了一家树上旅馆。在此居住可以冬季看极光，夏季体验极昼。如果幸运的话，还能看到驼鹿、驯鹿和熊，体验树上的自由感觉。

独爱自己狭小温暖的巢窠，许多人喜欢爬到树上栖息。认识一位保险公司老总，喜欢写旧体诗词，从学生时代开始，一写就是几十年。他说，做保险是行走在地面上的事情，写旧体诗就是独坐在树上，绿叶婆娑，花气扑鼻，精神层面上的憩息。

特立独行的人，也喜欢爬到树上栖息。许多年前，我的朋友于二嫌地面上太吵，喜欢爬到树上睡觉。他写些小诗，吟哦着，“梅，捧着一团红色的火焰，在春天的枝头燃烧”，沉浸在一个人的世界，不肯从树上下来。许多年后，于二早已卖起了服装，风生水起，虽然挣了钱，却寻思着，哪一天再回到树上去。

文人吟诗踱步，武侠飞身上树。我想起年少时，在春天到来的季节，爬到树上向远处瞭望，枝条散乱，口袋里装满梅花的芬芳。

喜欢爬到树上栖息的人，大概是一个喜欢幻想的人。不愿逃离现实，又与现实保持一段距离——树下是市声喧腾的生活。

文化漫笔

吟诗与偷诗

♣ 谷金长

清代文人孙洙在其编著的《唐诗三百首》序文中，引用有“读会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 ”两句谚语诗，不知何时，哪位高人将第二句不会写诗也会吟的“吟”字换成了“偷”字，这样一来两句诗前后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便于记忆，至今很多人在口语上的引用时，熟用“偷诗”而陌生了“吟诗”。我认为改诗者把吟字换成偷字，可谓称得上一字之师。把吟改为偷虽然改变了诗的原意，但是增添了诗的内涵和意境，增强了读者对诗句理解中的乐趣。

吟诗与偷诗相比较为单一。古时的吟诗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朗诵，只要将一首诗背读的滚瓜烂熟，掌握住朗诵技巧和方法，就会让人感到悦耳动听，从而使听众的心灵随着吟者节律受到激发和感染。偷诗与吟诗相比要相对难一些，偷的方法较多，有偷语、偷意、偷境、偷势、偷调等，涵盖了诗歌创作的不同层次。偷的技巧方法不一，难度较大。历代文人对偷诗的认识理解上也不尽相同。唐代诗僧皎然在其《诗式》中就偷诗论中认为：偷语偷意罪无可逭，偷势则不妨任其漏网。皎然只是自己的观点，他人并非如此认可。从《文艺类聚》《唐才子传》到清代潘德舆的《养一斋诗话》等书中，对偷诗的论述或观点看法就不尽相同。

我们通常所说的偷诗，指的是偷诗层次中的偷语，也叫偷句，即我们所说的集句诗或叫集锦诗。集句成诗启蒙较早，始于晋至北宋时期才发展成熟。古代不少诗词大家如宋之问、王安石、司马光、石曼卿、元好问等文豪名士都有集句诗留传于世，所以古人谐言“古今贤士都是贼”。如司马光的集句诗：年去年来去又忙，暂偷闲卧老僧床。惊回一觉游先梦，又逐流水过短墙。除第二句集魏野诗句外，其余三句分别从郑谷诗中所集。王安石是偷诗的高手，宋人范正敏《遯斋闲览》云：荆公集句诗，虽累得十韵，皆刻而就，词总相属，如出诸己。他人极力效之终不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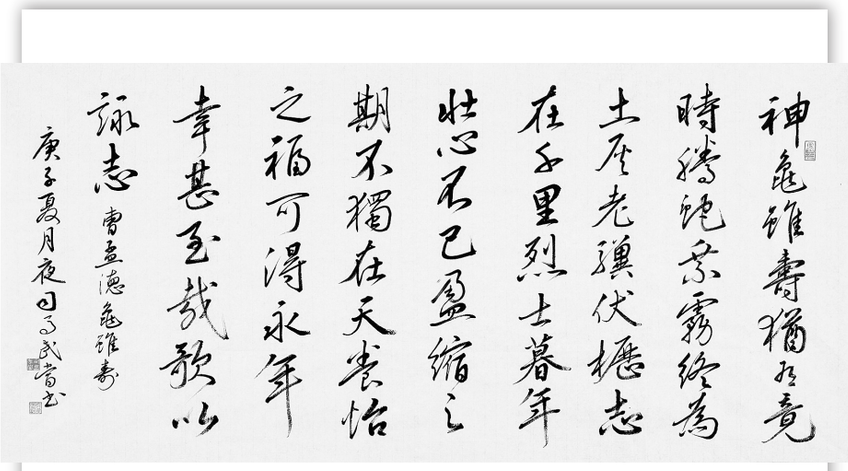
诗有高下，偷分巧拙。会偷者成名，拙偷者损己，劣偷者失德遭人谴责。宋代著名诗人王禹偁曾因偷诗留下笑谈，据史载王禹偁被太宗皇帝贬为商州任团练副使，心情烦闷，一天读杜诗解闷消愁，读到《绝句漫兴》之二时，被其中的“手种桃李非无主，野老墙低还似家”的诗句时，触动了自己的心灵和诗情，于是偷杜甫诗句嫁接到了自己的诗《春居杂兴》之中。过后并将自认这一得意之作给儿子看，儿子指出诗的后半截怎么像杜甫的诗句，这时王禹偁不但不承认自己的偷诗之为，却说我王禹偁的诗怎么会和他的相似，不会是于前朝先贤的诗暗合了吧。于是且吟出了“本与身天为后进，敢期杜甫是前身”两句诗。以此来化解偷诗被儿子看出的尴尬局面。

诗人偷诗成就较高者应为清朝康熙年间进士黄之隽。黄之隽集唐人诗之句为香奁诗十八卷，书名叫《香屑集》。该书皆集唐八句，“虽诸家成句，而对偶工整，意义通贯，排比联络，浑丝天成，一一如自出”。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赞其构思精巧，文辞清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在文学创作中，自古及今不仅有偷诗，偷文、偷戏仍照样存在，否则“天下文章一大抄，十个文人九个抄，看你会抄不会抄”这句谚语不会流传至今。关键是要会抄，抄的得法，对于偷诗来说，笔者认为，中国文化虽然源远流长，但文字发展之数量较为稳固，表述文意的字词的组合相对稳定。在生活中诗人对人类或自然的个体感受喜怒哀乐、苦闷愁烦尽管各不相同，但表达情感字意的文字相对固定，再加上诗词体裁和格律的限制，各异的心灵感受，需要用相对较少且固定的字词组合来表达，如果说原创者为己，再用者为“偷”，自古及今不论是诗词大家或是初学者做到写诗不偷恐怕少有其人。

把“偷”诗之为能偷成诗词大家或著名诗人，却非易事，不仅需要“熟背唐诗三百首”博闻强识之能量，也需千锤百炼之过程。为此，我认为偷诗难于吟诗，也雅于吟诗。

清趣（国画） 张毅敏



龟虽寿（书法） 司马武当

新书架

《抉择：鼎革之际的历史与人》

♣ 宸 妈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以通今。每个人看历史，都会有自己的角度，换个角度去读历史，会有不一样的收获。解玺璋先生的这本《抉择：鼎革之际的历史与人》是他写给《大家》栏目的随笔集。书中以元明清三代和民国人物为主，刘秉忠、马致远、李贽、严复、徐世昌，还有陈寿等。这些人物都是文人、士子，他们都生活在历史列车急速转弯的时代，他们在历史巨变之际的认识和选择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受制于历史。有人虽死犹生，有人虽生犹死，是历史至今不虚的真实。这些文人、士子在那个时代的思想、行为，也正契合的历史，吸引着我们读下去。

在那个时代里，每个人的学养不同，品性不同，眼界不同，处境不同，表达的方式和程度也有所不同，但他们所表达的都是真实态度。解玺璋先生书中相当于为这十几个历史人物，每个做了一篇专题传记，切入点在于历史转折之际的个人选择。我们无法以历史的理性和今日的观点来苛求前贤，他们身在局中，未必明了自己在历史中的角色，就如我们所处现在这个时代，也会有这个时代的困惑和不解。如何去抉择，是我们换个角度看历史所得到的收获。希望大家读完历史，都能有所收获。

父爱如山

那夜的脚步声

♣ 侯发山

那天早上，确切地说是凌晨四点钟，我要步行赶往镇里。我在本县另一个镇的一家工厂上班，需从镇上坐车到县城汽车站倒一次车才能到达目的地。我胡乱洗漱一番，然后匆匆吃罢母亲做的早点，便背起挎包出门。一只脚刚踏出门槛，便听见已经匆忙起床的父亲说：“我去送你。”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火气当即升腾起来：“不用送！”说罢，我摔门而出。

父亲很执拗，也不吭声，紧随着我出了门。我知道，自己再说什么也无济于事，不再理会他。虽然天还不是十分地透亮，道路是羊肠小道，自小走惯了，哪里有个坑，哪里有个洼，闭着眼睛走也不碍事，轻车熟路，我一头扎进了黑夜里。

我在前边走，父亲保镖似的在后边跟着。我快，他也快；我慢，他也慢，始终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最后索性不去管他，只管走自己的路。已经是深秋时分，天气有几丝凉爽。到处黑黢黢的，只有远处的山峦露出隐隐的轮廓。此起彼伏的秋虫，高一声低一声地叫着，偶尔有叫不出名字的鸟儿从头顶掠过，还不忘大声地怪叫一声，好像故意吓唬我似的。可能有身后“咚咚”的脚步声，无形中增加了我的胆量，我一点也感觉不到害怕。但是，我心里对父亲还是充满了不满和厌烦。走了一个多小时，一路上，我和父亲没有说一句话。甚至到了镇车站我跳上车，也没跟身后的父亲打个招呼。直到车起步，我扫了一眼窗外，发现父亲孤独地站在外边，张望着公共汽车，茫然而又无助。当时，我心里莫名的火气还没有消，心说你跑这一趟何苦呢，你送或不送，我不一样到了镇上，何必多此一举吗？

三十年过去，父亲早已不在人世了，他留给我的脚步声犹在耳边，难以忘怀。

父亲五十岁那年才有的我，我们相差五十岁。老来得子，父亲自然对我很娇惯。在我的记忆当中，父亲从未打骂过我，甚至大声对我说话也不曾有过。古话讲，娇子如杀子。这话不无道理，我的任性跟父亲的娇惯肯定有一定的原因。我这么说，并不是推卸责任，并没有埋怨父亲的意思。平时，我和父亲交流很少，偶尔对他说话，几乎没有过好脸色，都是恶声恶气的，好像有着多大的仇冤似的。他跟我说话，总是一副怯怯的样子，低声下气，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那天早上父亲送我，我为什么生气？是认为自己二十多岁，已经是大人了，不需要父亲的呵护？还是担心父亲年过古稀，年纪大了，来来回回多有不便？也许还是爱面子，担心路上碰见熟人，父亲老农民的形象影响到了我？或许是其中某个原因，或许兼而有之。不养儿不知父母恩。结婚生子后，我才体会到如山的父爱。为此，我常常扪心自问，除了后悔和自责，我想不起来还有什么办法能够弥补对父亲的不敬或者说不孝。

“咚，咚”的脚步声，使我更加珍惜亲情的美好，让我懂得如何去跟家人更好地沟通、相处。毕竟一辈子太短太短了，错过了便是永远，说一声“对不起”都不可能，喊一声“我爱您”都是奢望。每当我遇到困难、坎坷或者迷茫的时候，耳边就会响起父亲“咚，咚”的脚步声，一声高一声低，我知道那是因为道路崎岖不平，但细心揣摩，父亲的脚步从未有过犹豫，依然坚强；“咚，咚”的脚步声，有些迟缓，我知道是因为道路的漫长，但认真去听，父亲的脚步从未停止，依然有力。“咚，咚”的脚步声，蕴含着对艰难困苦的不屑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咚，咚”的脚步声，透露出恬淡自然的人生态度和不屈不挠的进取精神……我庆幸，父亲虽然不在了，我还有他的脚步声。有了这脚步声，我就不会感到孤单，不会感到无助，心里总是满满的，暖暖的，甜甜的。

“咚，咚”！“咚，咚”！ 仿佛父亲没有远去，或者说父亲不曾远去，一直就在我的身后，暗暗给我着勇气，给我以信心，给我以力量，给我以幸福。

诗路放歌

秋葵（外一首）

♣ 李志胜

莫非你是秋老庄走失的孩子？
花腋生的丰硕，与夏苑的繁茂成正比
羊豆角的小名，洋辣椒的面相
伏于蓖麻叶般的绿伞下
潜心研修仿生学
非洲埃塞俄比亚一带的传说
与南方盛行的栽培术
让你后来的“潺茄”冠名
多了些流水音。同时给我诗意的想象
增添了柔嫩、爽滑的韵致
及至一朵裹着黄纱衣的秋葵花
在我踏凉之际乘兴走台
我这才发现：夏已深了
数不尽的秋实，不再随风叫喊
那圆润的茄子。而是一而再再而三
拉长着，不知都有谁得罪了你的
那张布满褶皱的脸

摸知了猴

探出来，小脑袋没有被挤扁
混沌世界为另一架幕帐所替代
“终于可以汲取尘世的甘露了。”
有毒的呼唤下着诱饵

一口土井，与一根攀援的
木棒或秸秆并无二致
涅槃作蝉，和现身即被捉入餐盘
命运并非迥异

小心翼翼 如履薄冰
不知有汉 无论魏晋
大地这张布满诱惑与灾难的画纸上
你自诩“知了”
其实仍是只猴子

——千百年的愚顽压迫着你
偶尔掀开个缝儿
仅是演练一场
空欢喜的游戏

连 载

周亭兰说：这话怎说？

康秀才说：你只要不走。你放心，我走。

周亭兰忙叫道：爷爷。

康秀才说：你想啊，我只要在这个家坐着，就会有人递小话，有人告你的状。一次两次不打紧。可日子长了，说不定哪一天，也说不定什么时候，我就信了。我要是信了，你这个家还怎么当？

周亭兰沉吟片刻，说：爷爷到底是读书人。

康秀才叹一声：在康家，不要再提读书二字。

周亭兰说：爷爷，你这么大岁数了，往哪儿走？

康秀才说：这你就不要管了。县学，府学，已请我多次，都被我推托了。吃口饭的地方么，还是有的。

周亭兰见桌上放着一个旧褡裢，一提篮旧书。忙跪下说：爷爷，你说走就走么？

康秀才说：我是当家的，治家无方，还害了儿孙。我出去走走，寻访些故旧，只盼日后能给我康家洗去冤屈。

亭兰说：爷爷，你坐在家里，我也就有了主心骨。你做你的学问就是了。你若这样，让我如何自处呢？

康秀才喃喃道：学问，什么学问？说着，他摆摆手：我主意已定，你不用多说了。

亭兰转身欲走，却又回过头来，说：爷爷，你既把家交给我，不想听听我的章程么？

康秀才摇摇头说：治家的章程不用说。做你的就是了。

亭兰想了想，说：爷爷，你要是真想出去散散心，也行。那你得从前门走。大明其鼓地走。别让人说，是我把你逼走的。

康秀才望着亭兰，久久，说：也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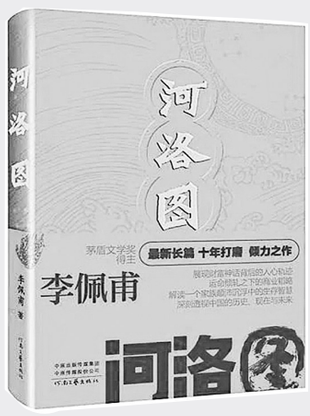
第二天一早，当一家老小全起来的时候，只见掌家的爷爷已穿戴停当，走出了堂屋的门。更让人吃惊的是，这位康熙四十八年的秀才，穿着长衫，却肩一铺盖卷，挎一旧褡裢，提个盛书的小筐，一副出远门的样子。

他重重地咳嗽一声说：我告诉你们，查抄私房是我的主意。我知道你们不服。想想，也有道理。家败如此，作为掌家人，我治家无方，三代人破产读书，却害了我一子一孙。我该当受罚。从今天起，我出门淘口饭吃，以当自惩。从今往后，家中诸事就交给亭兰了。

众人都跪下了，哭着说：爷爷，没人埋怨你呀。你若走了，让我们怎么做人呢？

亭兰这时说：各位伯娘叔婶，掌家爷爷让我告诉各位，昨天充公的“私房”钱，算是家里暂借的。转过年来，等家里日子宽余些，连本带利全部奉还，请各位放心。

康秀才说：罢了。都起来吧。我主意已决，谁也别拦。说完，一步步走出大门，扬长而去。



第三章

一

那天晚上，雨是斜着泼下来的。

在黑暗中，那水汽带着嗖嗖、哗哗的响声，一荡一荡地溅在窗纸上，在窗纸上润出了斑驳的、一湿一湿的图案，就像是……带哨的尖钉，或是墨做的泪珠。

在一个孩子的幼小心灵里，关于雨的记忆，就是这些了。那就像是乌云般的黑花儿，一墨一墨地在窗纸上开放，很突兀。它一下子就种在了他的心里。在懵懵懂懂的时候，他也能模模糊糊地感觉到，那溅过来的水里，是裹着一股气的。那水也像是有凭借和依仗的，当水溅上窗棂时，就化成了“砰、砰”的声响。是啊，那不是雨。不过，还需要过段时间，他才明白：水是有牙的。

这是康悔文自睁开眼睛之后，上的第一课。

早晨，那是一个春风裂石头的早晨。母亲抱着他，站在了屋门前。那时候他刚刚才周岁，头上戴着虎头风帽，身裹红绒布做的斗篷，穿着虎头棉鞋，露着一张冻红的小脸儿，这很像是一种展览。年轻的母亲就那么站着，一向笑吟吟的母亲脸上有了肃杀之气。于是他看见了水，不，那已经不是水了。泼在屋门前的水已长出牙齿来了。也是过了很久，他才知道：那叫冰。当水长出牙齿的时候，那就是冰。

也就是片刻，母亲的脸上又绽出了桃花。那一刻，他看到了很多人，人们从屋子里走出来，齐齐地立在堂屋门前，像是等待着什么。

在他最初的记忆里，女人的脸是一层一层的，就像是庙会上皮影戏里的人物。那些奶奶们、婶婶姑姑们一个个走马灯似地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光那笑，就有十几种；那声音，也像是用斗量出来的，深深浅浅地埋着点什么；她们声音像是碓碓舀里的石杵，带着一股辛辣的蒜味。

先是二房奶奶荷摇着身子，一摆一摆地走过来，探身捏了捏他的小下巴说：这娃福相。

三房的奶奶颧骨上紧紧地抖出一丝笑，手指头在他的鼻子上轻轻点了一下，尔后又把手伸到下边，扯了扯他的小鸡鸡，说：这娃多喜恰。看看，笑了，笑了。

二房的奶奶也跟着说：笑了。叫个啥，是叫悔文吧？

四房的奶奶眉头一挑，说：这名儿，是当家的起的吧？真格的，那啥。这娃，夜里咋没听见哭啊？

二房奶奶说：不哭好。

三房奶奶也说：不哭好。

这时候，母亲的一只手微微下移，慢慢移到了他的屁股下，尔后捏住了他屁股上的一小块肉，先是摸了一下，像是有些于心不忍，尔后又突然发力，在他的屁股上重重地拧了一把。可是，谁也料想不到，他竟然又尿了。

于是，二房的奶奶说：哎，尿了。

三房的奶奶说：尿了哎。

四房的奶奶说：这孩子，尿人一身。

母亲晃着他，摇着他，抱他的手不由地重了。母亲的手上戴着一个顶针，那个顶针凉凉地顶在他的屁股蛋子上，有点像冰做的烙铁。母亲把他紧紧地揽在怀里，就像是抱着一把尚方宝剑，或是一个可以借重的道具。母亲把他抱出来，是要向人们宣布：我是有儿子的。

可他却尿了母亲一身。

当天夜里，关上房门，母亲解开襁褓，把他浑身上下都捏了一遍，她心里一遍一遍地、战战兢兢地说：儿呀，儿呀，你不会是个呆子吧？

也就是当晚，当母亲重又开门的时候，只见院子里站着几位奶奶。还是二奶奶开口问：悔文睡了么？

母亲说：睡了。

当奶奶们扭身回屋时，四奶奶说：这孩子多好，不哭。

夜里，母亲哭了。她哭了整整一夜，因为她的儿子不会哭。